

影响中国历史的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管理、外交、处世谋略



# 每天学点 历史智慧 大全集



宋伟 编著

每天读个历史故事，每天学点历史智慧，每天汲取谋略滋养  
“读史使人明智，鉴古方能知今。”历史蕴含着经验和真知，饱含从政、管理、  
用人、经商、为人、处世的学问，让历史智慧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，让千古流传  
的历史智慧启迪我们今天的生活，成就卓越人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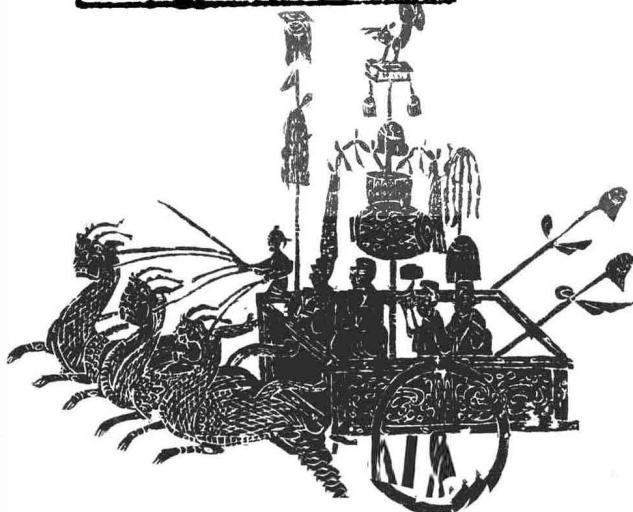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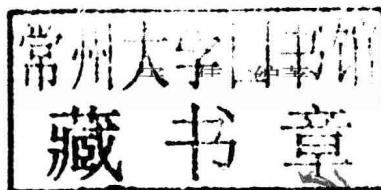


一部集中华五千年历史大智慧的智囊宝库

# 每天学点历史智慧

## 大全集

(第二卷)



中國華僑出版社

## 鲁仲连义不帝秦

中国的政治当然是极为丰富复杂的，但如果想尽快地“破门而入”，也不是没有办法。我们是否可以将中国的政治分为两个方面：一是义，二是利，这就是一般所说的义、利原则，孔子所谓“君子喻于义，小人喻于利”，就是对义、利原则的辨别。

然而，对于利，我们向来似乎只做不说的，对于义，我们则既说，也做。那么，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义士应该是谁呢？似乎应该是鲁仲连。那位空一切的李白对他可谓是称赞向往之至。这位鲁仲连到底做了些什么呢？

魏王派客卿辛垣衍偷偷地潜入邯郸，见到了平原君，通过平原君传话给赵王说：“秦国所以围困赵国，是因为秦王想称帝。先前，秦王与齐王争帝，秦王与齐王都加上了帝号，后来秦王被迫取消了帝号，是因为齐王首先取消了帝号的缘故。现在的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，齐国比当时远远地衰弱了，天下最强大的只有秦国了。秦国此次围困邯郸，其真正的目的倒并不一定要夺取邯郸，而是为了赵国能够主动地尊奉秦王为帝。如果能这样的话，秦王一定十分高兴，肯定会撤军而去的。”平原君听了这话以后，犹豫不决。

其时鲁仲连正在赵国做客，碰上了秦军围困邯郸，听说魏国的使者要

赵国尊奉秦国为帝，就去见平原君，问道：“是不是同意尊秦王为帝了呢？”平原君说：“我哪里还敢说话呢？赵国的百万军队已在国境之外覆灭了，现在秦军又深入赵国的国土，围困邯郸，无法使他们退兵。魏国的使节辛垣衍就在此处，我哪里还敢随便说话呢？”鲁仲连毫不客气地说：“以前我还以为公子是天下最贤能的人呢，现在看来不是这样。魏国的辛垣衍在哪里，请让我来教训他！”



鲁仲连像

平原君去请辛垣衍，说：“齐国有个鲁仲连先生，此时恰好在邯郸，请让我介绍一下，你们认识认识。”辛垣衍说：“我听说鲁仲连是齐国的高人，我是魏国的使臣，公务在身，还是不相见的好。”平原君说：“可我已经把您的事告诉他了。”辛垣衍没有办法，只好去见鲁仲连。

鲁仲连见到辛垣衍后，一言不发。辛垣衍忍不住主动说话了，问道：“我看在这座邯郸城中，大多数人都是有求于公子，今天看先生的样子，不像是有求于公子，先生为什么不趁早离开呢？”鲁仲连说：“世人一般都以为隐士鲍焦不是从容而死，那是以庸人的心理来揣摩别人。现在一般的庸人都只为自己打算，并没有长远的眼光。秦国是一个尚首功而不讲仁义的国家，以权术驱使士人，以酷刑役使人民。如果秦王真的做了皇帝，那就会更加肆无忌惮，以暴虐来统治天下。我宁愿蹈东海而死，也决不做秦国的臣民。我所以来见您就是想为赵国出一点力。”辛垣衍说：“先生打算怎样出力帮助赵国呢？”鲁仲连说：“我要让魏、燕两国出力帮助赵国，齐国和楚国本来就已经在帮助它了。”辛垣衍听了之后，不以为然，说：“燕国是否帮助赵国，可以听从您的吩咐，至于魏国，我就是魏国人，不知您准备怎样让我们帮助赵国。”鲁仲连说：“那是因为魏国没有看到秦国称帝的危害，如果看到了这一点，魏国也一定会帮助赵国的。”

辛垣衍不解地问道：“那么，秦国称帝对魏国会有什么害处呢？”鲁仲连说：“从前，齐王曾经施行仁义，率先提出诸侯都要去朝见周朝的天子，那时的周室已经十分衰微了，诸侯们都不肯去朝见，只有齐王一个人去了。过了一年，周烈王死了，诸侯都去吊唁，齐国的使者因为去得晚了，周朝的大臣就大光其火，在给齐国的讣告里说：‘天塌地陷，周朝的天子都罢朝守丧，齐国的田婴却最后才到，应该杀了他。’齐王看后勃然大怒，破口大骂。齐王不仅没有落下仁义的美名，这件事还终于成为天下的笑柄。周朝天子在世的时候，齐王前去朝拜，死了便破口大骂，实在是因为忍受不了周天子的苛求的缘故。不过，天子苛求臣下，本来就是如此，不足为怪。”

辛垣衍还是不同意鲁仲连的话，说：“然而，先生没见那些仆人吗？10个仆人侍奉一个主人，难道是力量不如主人吗？是才智赶不上主人吗？是因为害怕主人啊！”鲁仲连说：“那么，魏国对于秦国，难道也是仆人吗？”辛垣衍说：“是的。”鲁仲连说：“既然如此，我可以让秦王把魏王剁成肉酱！”辛垣衍听了有些发怒，说：“先生怎可如此讲话，您怎能让秦王把魏王剁成肉酱呢？”

鲁仲连说：“当然可以，您如果不信，就请听我慢慢地给您讲。从前，鬼侯、鄂侯和文王是纣王的3个诸侯，鬼侯有个女儿，自己认为长得很美，便献给了纣王，但纣王却说长得很丑，就把鬼侯剁成了肉酱。鄂侯只是为

他辩护了几句，话说得直率了一些，就被杀死，晒成了肉干。文王见到这种情形，只是轻轻地叹了一口气，就被抓起来，囚禁到牖里的监狱里，关了100天，还想把他杀死。为什么同样具有称帝的条件，而有的人就落了个被剁成肉酱、被晒成肉干的下场呢？还是让我说一说那些宁死不屈而终于避免了悲剧下场的人吧！先前，齐闵王僭称帝号，他要到鲁国去，夷维子执鞭跟从。夷维子见到鲁国人就问：“你们准备怎样招待我们的国君呢？”鲁国人按照正常的礼节说：“我们准备用牛、羊、猪各10头来款待客人。”夷维子说：“你们怎么能用这种礼节来款待我们的国君呢？我们的国君是天子的身份，天子出来视察，诸侯就应该交出宫室和钥匙，还应该像仆人一样，提起衣襟，站在堂下侍奉天子吃饭，等天子吃完了，你们才可以退下来听政。”鲁国人听了，立即关闭了城门，不让他们进城。齐闵王去不了鲁国，又准备到薛国去，路过邹国，恰巧，邹国的国君死了，齐闵王想去吊丧，夷维子又对新即位的邹国国君说：“天子来吊丧，你们必须把死者的灵柩掉转个方向，好让天子面南朝北地祭祀。”邹国的群臣说：“如果一定要这样做的话，我们宁愿全部自刎而死，也决不受此侮辱！”因此，齐闵王也没敢进入邹国。鲁国和邹国的群臣，在活着的时候不能在天子面前当差，死后也不能按照隆重的仪式装殓，而齐闵王却想让他们以天子的礼节来侍奉他，这当然是办不到的。如今，秦国是有万乘兵车的大国，魏国也是有万乘兵车的大国，两国同样可以称王，只是因为秦国打了一次胜仗，就要尊称秦王为帝，如此看来，韩国、魏国的一群大臣，是远远不如鲁国、邹国这些国家仆妾呢！”

鲁仲连意犹未尽，接着分析道：“秦国的贪心是没有止境的，如果真的称帝了，他就要干涉别的国家的内政，要调换别的国家的大臣，要撤换他认为不行的人，安插他的心腹，他还要把他的女儿和奸佞的小人嫁给诸侯做妻妾，这种人一旦进入魏王的宫中，魏王还能有一天的安静日子吗？而您又靠什么来保住自己尊贵的地位呢？”辛垣衍直听得汗流浃背，站起来拜谢道：“我原以为先生是平常的人，现在才知道先生是天下最有见识的人。请您允许我告辞，从此再也不敢提尊秦王为帝的事了。”

秦国的将军听说这件事后，也感到害怕，便退兵50里。此时恰好魏国的公子无忌盗窃了兵符，杀了魏军统帅晋鄙，夺了兵权，亲率大军前来击秦，秦军就解围而去。

于是，平原君决定封赏鲁仲连，但鲁仲连再三拜谢，坚辞不受。平原君设宴款待鲁仲连等人，酒酣之时，平原君为鲁仲连把酒祝寿，并奉上千金为谢。鲁仲连笑着说：“对于天下的诗人来说，最可贵的莫过于为人排忧解难而功成不受赏。如果接受了报酬，那就如商人一样了，我鲁仲连是不愿意做这样的人的！”

于是，鲁仲连告辞而去，从此再也没有露过面。

鲁仲连之所以备受后人赞赏，主要因为两点，一是坚持气节，义不帝秦；二是为人排忧解难，功成不受赏。这两点是中国文化传统中最为高尚的品德，也是具有恒久价值和意义的文化理想。鲁仲连作为千古义士，还将为后人所景慕。至于他的远见卓识以及他的雄辩之才，与他的人格相比，反而显得十分次要了。

鲁仲连历来被人们看做是义士的楷模，多少年来人们对他的讴歌不已，每当国家有难、民族处于危亡关头的时刻，人们总是想起他。

——见《战国策》

## 一言十城

我们常用“一言九鼎”这个成语，却对“一言十城”的故事不够熟悉，“晓以利害”的原则在纵横家那里往往是屡试不爽的，只是看你是不是善于运用。

秦惠王将女儿嫁给了燕国的太子，这一年，恰好燕文侯去世，太子即位，成为燕易王（公元前329年）。燕易王刚即位，国家尚未稳定，齐宣王便趁燕国国丧之际，出兵进攻燕国，攻下了燕国的10座城池。

燕易王对苏秦说：“当初你首先来到了燕国，是我父亲帮你，才使你见到了赵王，完成六国合纵的大业，成就了你的名声。如今，齐国却先攻打赵国，然后又打我们燕国。你主持了六国的合纵之事，现在却弄成了这个局面，天下都在笑你了。你能为燕国夺回被齐国侵略的土地吗？”

苏秦感到非常惭愧，说：“请让我为大王效劳。”

苏秦见到齐王以后，一拜再拜，先是低头庆贺，然后又仰头哀悼。齐王见苏秦这样一副怪样子，便对苏秦说：“您怎么一下子庆贺，一下子又哀悼呢？”

苏秦说：“我听说，饥饿的人之所以不吃鸟儿一口就能吃掉的那一点食物，是因为吃了也无济于事，那与饿死没有什么两样。现在，燕国虽然弱小，却是秦国的女婿。大王贪图燕国的10座城池，却没有想到与强大的秦国结下了怨仇，就好像燕国是雁阵，却没想到秦国躲在背后。您袭击了燕国，却会招来天下的精兵；您这不等于是饥饿的人吃下了鸟食一般吗？燕国的那点土地对于齐国来说实在是无济于事，但却会给您带来灭顶之灾。”

齐王听了他的话，十分吃惊，连脸色都变了，说：“那该如何是好呢？”

苏秦说：“我听说，古时候善于处理事情的人，能转祸为福，反败为胜。大王如果真能听我的话，就请您立刻归还燕国的10座城池。燕国无缘无故地收回了10座城池，一定十分高兴；您再派使者告诉秦国，秦王如果知道是为与秦国搞好关系您才归还燕国的10座城池，也一定十分高兴。这种做法的结果是，使齐国少了仇人却得到了两个国家的至交，而一旦燕国和秦国一同臣服于齐国，那么大王如果再号令天下，有谁敢不从？”

苏秦接着说：“大王让秦国得到了虚谷，而大王却用10座城池取得了天

下，这就能够完成称霸的大业了，您何乐而不为呢？”

齐王说：“好，您说得很有道理，就照您说的办。”

于是，齐国归还了燕国 10 座城池。

对于这样的事情，直接进言是不行的，甚至还会适得其反，只有采取迂回的策略。而问题的关键还在于选择谁作为进言之人，晓以利害，说以形势所迫，使对方知道不得不为，如此才能有一言十城之功效。

——见俞琳《经世奇谋》

## 妻妾之道

陈轸以“妻妾之道”论忠奸，可谓别开生面，终于迎得了秦王真诚的尊重，除了他的机智善辩之外，其一片真情也是不容忽视的。

陈轸离开楚国来到秦国。张仪对秦惠王说：“陈轸作为大王的臣子，经常把秦国的内情泄露给楚国，我无法同他共事，希望大王把他轰走，如果他再来秦国，希望大王把他杀掉。”秦王说：“陈轸是不敢回到楚国去的。”齐王召见了陈轸，秦王问道：“你准备到哪里去呢？我来为你准备车辆。”陈轸说：“我准备到楚国去。”秦王说：“估计你要到楚国去，现在我又知道你到楚国去，难道除了楚国，你无处安身了吗？”陈轸说：“从秦国出去，我一定要到楚国去，只有这样，才符合大王和张仪的谋略，也为了表明我到底是否与楚国是同党。让我为大王说个故事吧。从前有个楚国人，他有两个妻子，有人调戏那个年长者，结果挨了一顿痛骂；调戏那个年轻的，却得到了同意。后来，她们的丈夫死了，有人问那个调戏者说：‘你是愿意娶那个年纪大的呢？还是愿意娶那个年纪小的呢？’那人说：‘我要娶那个年纪大的。’别人不解地问：‘年纪小的答应了你，而年纪大的痛骂了你，你为什么要娶年纪大的呢？’那个调戏者说：‘她是别人的妻子的时候，我希望她答应我；她是我的妻子时，我则希望她骂那些调戏她的人。’如今，楚王是位英明的君主，昭阳又是一位贤明的大臣，我作为臣子，如果经常把秦国的内情透露给楚国，楚王一定不会收留我，昭阳也必定不会和我共事。因此可以证明我是否与楚国是同党。”

陈轸出去了，张仪赶忙进来问：“陈轸到底要到哪里去？”秦王说：“这个陈轸真是天下最能言善辩的人啊！他认真地注视着我说：‘我一定要到楚国去。’他这样说，我也没有办法。我问他：‘你一定要到楚国去，张仪的话就被证实了。’陈轸说：‘不仅张仪知道我要到楚国去，连路上的人也知道我要到楚国去。过去，伍子胥忠于他的国君，天下的诸侯都想让他做自己的大臣，孝己是个小孝子，天下的老人都想让他做自己的儿子。所以，卖仆卖妾如果不出街巷就能卖掉，那就说明是好仆妾；嫁女如果能够嫁给

乡邻，就说明是好女子。如果不忠于大王，楚国怎会让我做臣子呢？我一片忠心而被秦国抛弃，我不去楚国又去哪里呢？”

秦王认为陈轸说得很有道理，便待他更好了。

——见《战国策》

## 破纵连横

苏秦和张仪无疑是当时最大的纵横家。如果纵观战国后期的那段历史，就会发现，其国际关系差不多完全是由两个智谋之人、舌辩之士左右的。先是苏秦的“合纵”，后是张仪的“连横”，这两个人把战国七雄当做一盘任由他们拨弄的棋子，玩弄于股掌之上。但他们不论“连横”、还是“合纵”，都是唯利唯官是图。

苏秦“合纵”基本宣告失败之后，张仪登上了时代的风口浪尖，开始为秦国破坏其他六国的联盟。

在破纵连横的过程中，张仪对楚国所下的功夫最大，楚怀王也显得十分愚蠢，屡屡受骗。下面是张仪对楚怀王的一次著名的游说。

张仪来到楚国，以其充沛的气势和善辩的口才压倒了楚国的文臣武将。他对楚怀王说：“秦国的土地广大无比，占了天下的一半，兵力与各诸侯国兵力的总数相等；境内有高山，四周有险要的屏障；勇士百万，战车千辆，战马万匹，粮食堆山，法纪严明，将士骁勇善战；君主严明，即使不出动多少军队，也可以席卷常山天险，控制住天下的关隘，谁不屈服，就必先被灭亡，而且那些实行合纵的国家去攻打秦国无异于羊群去攻击猛虎，弱羊敌不过猛虎，这是再清楚不过的事。如今，大王不去结交像猛虎一样的秦国，却结交像羊一般的诸侯，我私下里以为大王的想法错了。”

张仪在首先分析了秦国的有利形势之后，就对秦、楚两国的情况做了比较，他说：“能够作为天下强国的，不是秦国就是楚国，不是楚国就是秦国，两国的势力不相上下，互相争夺，势不两立。如果大王不结交秦国，秦国一旦恼怒，出兵东进，占领宜阳，韩国的上党之地被隔断；再进军河



张仪像

东，征服了成皋，韩国一定会臣服于秦国。韩国屈服了，魏国也会随之屈服，那时秦国进攻楚国的西面，韩国、魏国进攻楚国的北面，楚国岂不是十分危险了吗？而且参加纵约的国家，实在是一群弱小的国家去进攻强大的国家。以弱攻强，不能正确判断敌国的情况而贸然进攻，这正是导致危亡之途。我听说过这样的话：‘兵不如人，不要率先挑战；粮草不足，不要长期对抗。’那些主张合纵的，只会夸夸其谈，巧言虚辩，只是一味地赞扬君主的德行，只说有利的一面，忌讳不利的一面，一旦国家发生灾祸，便束手无策，大王能相信这些人的话吗？希望大王深思熟虑。”

张仪在表达了这番意思之后接着说：“秦国西有巴、蜀，用船载满粮食，从汉山出发，沿长江而下，至郢都也无非3000余里。再用两船合并装运士兵，一船可装30余人和3个月的粮食，顺水而下，一天走300多里。路途虽远，却不费汗马之劳。不到10天，即可抵达你们的重要关隘，边关震动，那么竟陵一带也就失去了防卫，那时，黔中、巫郡就不再属于楚国所有了。秦国如果出兵武关，向南面进攻，则楚国的北部地区就要被割断。由此看来，秦攻楚国，楚国不出3个月就要遭难，而楚国得到诸侯的救援，却要在半年以后。依靠弱国而忽视强秦之祸，这是我替大王忧虑的。”

紧接着，张仪从楚国内部的情况来分析，秦国应该对楚国采取的措施和策略。张仪说：“大王曾与吴国作战五次，三次取胜，虽然灭亡了吴国，但自己的士兵也死尽了，只好偏守新得的城池，百姓十分疲倦。我听说过这样的话：‘进攻强大的敌人，则易遭危险；人民疲劳，则易怨君主。’守此危业而违背强秦的意志，这是我为大王感到危险的。”

接下来，张仪分析了合纵失败的原因和过程。张仪说：“苏秦首倡合纵，并挂六国相印，被封为武安君，却又与燕王一起谋划进攻齐国。苏秦假装得罪了燕王，逃到了齐国，齐王接纳了他，并让他做了齐国的国相。苏秦在齐国暗中进行了一系列的破坏活动，两年以后终于被发觉，结果被齐王在街市上车裂示众。像苏秦这样的人要想统一诸侯，这是不可能成功的。”

张仪最后带有威慑意味地分析了楚国所处的“国际环境”。张仪说：“秦国之所以15年以来不出兵函谷关，是因为它有吞并天下的宏图大志。楚国曾与秦国交战，楚国未胜，像通侯这样的人才死了70多，并失去了汉中。楚王大怒，发兵袭击秦国，战于蓝田，结果又打败仗，这就是所谓的两虎相斗啊！秦国、楚国两败俱伤，而韩、魏两国却保存了实力，趁机威胁楚国的后方，没有比这更危险的事情了。所以大王要很好地考虑。”

结果当然一切都按张仪的意图发展，楚怀王还要靠张仪替他出谋划策。张仪见时机成熟，便说出了自己早已准备好的方案。张仪说：“如今秦国与楚国，边界相接，土地毗邻，在地形上本来就是近邻。大王如果真正听从

我的话，我将请求让秦派太子至楚为人质，也请楚派太子至秦国为人质。请秦王的女儿给大王做妻妾，送上一座有万户人口的城市，作为您的汤沐邑。愿两国为兄弟之国，永远不互相攻打，我认为没有比这更好的选择了。因此，敝国派我为使节，献书于大王陛下，听候大王的裁决。”

楚怀王被巧舌如簧的张仪说得没了主张，只好说：“楚国地处荒远，寄寓东海之滨，我年纪幼小，不懂治国的长远大计，现承先生指教，愿以全国听从您的意见。”于是，楚怀王派使者带车百辆，并献上了鸡骇犀和夜光璧。

楚国之衰亡，与张仪是有莫大干系的。一介舌辩之士竟能左右一个大国的兴衰，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常见的事，在其他民族的历史上似乎并不多见。

——见《战国策》

## 分裂总比团结容易些

苏秦一死，六国离心，又恢复了各自为政、纷纷事秦的局面。张仪的这一段论述有助于我们理解当时的形势。

张仪来到了魏国，为秦国进行连横活动。张仪对魏襄王说：“魏国的土地纵横不超过1000里，士兵不过30万人，土地平旷，没有高山险阻，四方诸侯都能通过，犹辐条都指向车轴一样，更没有高山深川的阻隔。从郑国到魏国，不过100里，从陈国到魏国也只有200余里。人奔马跑，不等疲劳就已到达。魏国南面与楚国接界，西面与韩国接界，北面与赵国相邻，东边与齐国相接，魏国士兵只好把守四方。守境的各种设施接连排列，水路运输和仓库存放的粮食不少于10万斤。魏国的地势，本来就是十分适合作战的地方。如果魏国结交楚国而不结交齐国，齐国就要攻打魏国的东面；如果魏国结交齐国而不结交赵国，赵国就要攻打魏国的北面；如果不和韩国联合，那么韩国就会攻打魏国的西部；如果不和楚国联合，那么，楚国就会攻打魏国的南面。这就是所说的四分五裂的形势啊！”

“再说，诸侯中主张合纵的，表面上说是为了使国家安定，君主尊贵，兵力强大，名声显耀。因此，那些主张合纵的人，说什么合纵是统一天下的行动，要各诸侯国相约结为兄弟之邦，在洹水上杀白马立盟，以相互坚定团结为目的。可是，同父同母的亲兄弟都还要争夺钱财，而你们却想靠狡诈虚伪、反复无常的苏秦所残留的计谋来安定天下，不可能成功是明显的事。

“如果大王不去侍奉秦国，秦国将发兵进攻河外，攻占卷、衍、燕、酸枣等地，控制卫国，夺取濮阳，这样赵国就不能南进，如果赵国不能南下，魏国就不能北上；魏国不能北上，那么合纵的道路就会被阻断，合纵道路一断，那么大王的国家要想不遇到危险也是不可能的了。从另一方面讲，秦国若是胁迫韩国去进攻魏国，韩国迫于秦国的压力，恐怕会答应。如果秦国和韩国连为一体，共同进攻魏国，魏国恐怕就要迅速灭亡了。这就是我为大王感到十分忧虑的原因。

“因此，我为大王考虑，不如侍奉秦国，只要侍奉秦国，那么楚国就不敢妄动，没有楚国和韩国的侵扰，大王就可以高枕无忧，国家也就没有忧

患了。再说，秦国所希望削弱的国家，最主要的就是楚国，而能够削弱楚国的，没有谁赶得上魏国。楚国虽然有富裕强大的外在的名声，实际上空虚得很；它的士兵虽多，但大部分只要打起仗来就轻易逃跑败退，几乎没有多少军队能够打硬仗。如果魏国向南进攻，一定能战胜楚国。这样，让楚国失败而使魏国得到好处，进攻楚国而取悦于秦国，把祸患转嫁给别人，使自己获得安宁和好处，这对大王来说正是大好事啊。如果大王不听从我的意见，秦国一旦出兵向东，魏国即使要去侍奉秦国也已经来不及了。况且那些主张合纵的游说之士，没有不是为了自己的名誉和地位的，没有一个人可以信任。他们只要说动了一个君主，出门就可以做人家的车子，能够让一个君主反对秦国，他就有了封侯的基础。所以，天下的游说之士，没有不是每天都按着手腕，瞪着眼睛，咬牙切齿地述说合纵的好处的，并以此去劝说各诸侯国的君主，一旦出了事，他们又没有一个人是可以信任的。诸侯国的君主被他们的花言巧语所打动，怎么能不晕头转向呢？我听说：羽毛虽轻，堆积多了，也可沉掉；东西虽轻，堆积过多，也可以压断车轴；正所谓‘众口铄金，积毁销骨’。因此希望大王仔细考虑这件事。”

魏王说：“我太愚蠢，以前的考虑确实是错了。请允许我向秦国称臣，为秦国建造宫室，接受秦王赐给的服饰，一年两季按时给秦国进贡，并献上河外的土地。”

六国最后被秦国各个击破吞并，并不是偶然的事件。

——见《战国策》

## 做切实可行的事

国家的决策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前途命运，而在春秋战国时期，一个国家的重大决策往往是掌握在几个谋臣辩士的手里，并不像今天要搞科学决策。而这些谋臣辩士往往都是能言善辩的，因此，要辨别他们孰是孰非，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。秦惠王也可谓极有眼光，能够在纷纭复杂的国际形势中沉着冷静，能够避免盲目浮躁，扎扎实实地从脚下做起，也属难能可贵了。

张仪仿佛一夜之间就能让秦王当上诸侯的霸主，而实际上那只是一种幻想，严重地脱离了当时的实际情况。司马错的主张对于秦国实现其称霸诸侯的目标来讲好像是远了一些，但却是切实可行的，同时也是一条必由之路。秦国何去何从的问题在言谈之间就被决定了。

司马错与张仪在秦惠王面前争论。司马错主张攻打蜀国，但张仪不同意，主张进攻韩国。秦惠王说：“请让我听听你的意见。”

张仪回答说：“我们应该先和魏国、楚国结成盟国，然后出兵韩国，截断其险要山口，堵住其屯留之道，让魏国封锁南阳，楚国进军南郑，秦国去进攻新城、宜阳，一直打到东、西二周的郊外，声讨二周君主的过失，然后再占领楚、魏两国的土地。东周和西周的君主知道自己已难保全，必定会献出九鼎宝器。我们有了九鼎，掌握了人民的户口、钱粮的簿册，就可以挟制周天子，借天子的名义控制诸侯，诸侯没有谁敢不听从的，这正是大王称霸的好时机啊！而蜀国僻处在西方的偏僻之地，是野蛮人做酋长的地方。如果出兵攻蜀，即使成功，劳苦了百姓，不足以成名，也得不到什么实际好处。我听说，‘争名者必在朝廷，争利的应在市场。’如今，三川和周室就是大王的朝廷和市场啊。大王不去争夺，反而要去进攻蜀国，这离帝王的事业太远了。”

司马错说：“不是这样。我听说过这样的话，‘想要国家富强，就要开疆拓土；要使兵力强盛，一定要人民富足；想要成为帝王，就必定要广施恩德。如果具备了这3个条件，帝业也就随之而成。’现在，大王的国土还很狭小，人民也很贫困，应该先从最容易的事情上去着手。蜀国是西方十分偏僻的国家，又有桀、纣一样的暴虐的首领，秦国如果去攻打他们，真

如驱赶虎狼去追赶羊群一样。如果得到了蜀国的土地，则足以使秦国的国土增大，得到了蜀国的财富，也足以使秦国的人民富裕。兵力增强而又不损伤民众，蜀国已经归服了。这样，我们攻取了蜀国，天下人也不会认为我们残暴，尽得了蜀国的利益，各国也不会认为我们贪婪。这样，我们用兵一次就能名利双收，还得到了除暴安良、平定祸乱的好名声。如果现在去攻打韩国，劫持周天子，劫持天子是极坏的名声，而且未必有什么好处，反而落得不义的名声。去攻打天下都不愿攻打的国家，实在危险！为什么呢？周天子是天下都尊崇的王室，齐国是韩国与周室的盟国。周室自知要失去九鼎，韩国自知要丢掉三川，这两国必将协力合谋，并协同齐国、赵国，进而向楚国、魏国求救，迫使秦军撤离。然后，周室把九鼎送给楚国，韩国把土地送给魏国，大王能制止他们这样做吗？这就是我所说的危险。不如攻打蜀国，这才是万全之策。”

秦惠王听了这番话，十分高兴，说：“好，您说得对，就按您的意见办。”于是，秦国攻打蜀国，并于秦惠王二十二年平定了蜀乱，把蜀国据为已有。从此以后，秦国强盛起来，不把其他诸侯国放在眼里了。

——见《战国策》等